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肅

魏二十三

肅字子雍，朗長子。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中拜散騎常侍、青龍末領祕書監兼崇文觀察酒正。始初出爲廣平太守，徵拜議郎，尋爲侍中，遷太常，後爲光祿勳，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謚景侯。有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又有聖證論十二卷、家語解二十一卷、政論十卷、集五卷。

格虎賦

羽騎雲布，蘭車星陳。文選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注  
請爲大司馬曹真臨弔表

太和四年

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于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修聲光武頗遵其禮于時羣臣莫不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昌爲美可依舊禮爲位而哭之敦睦宗族通典八十

一

奉詔爲瑞表

太和六年上將軍許昌過繁昌詔問受禪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肅奏曰始改之元年嘉瑞見于踐祚之壇宜矣

御覽五百八十九

論祕書丞郎表

青龍中議祕書丞郎與博士議郎同職近日月宜在三臺上肅表曰臣目爲祕書職于三臺爲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祕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祕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出亦宜爲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昔時祕書掌國祕密祕書丞郎儀宜比尚書郎侍御史今尚書郎侍御史皆乘

犢車奏事用尺一而祕書丞郎獨乘鹿車猶用尺奏不得朝服又

恐非陛下轉臺郎已爲祕書丞郎之本意也

通典二十六初學記十二兩引又御覽二

三百三十  
三兩引

### 祕書不應屬少府表

青龍之末主者啟選祕書監詔祕書騎吏已上三百餘人非但學問義理當用有威嚴能檢下者詔蕭何常侍領焉蕭表曰魏之祕書卽漢之東觀郡國稱敢言之上東觀且自大魏分祕書而爲中書已來傳緒相繼于今三監未有隸名于少府者也今欲使臣編名于驕隸言事于外府不亦隳朝章而辱國典乎太和之中蘭臺祕書爭議三府奏議祕書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與中書相亞宜與中書爲官聯

御覽二百三十三

### 表

夫城之有郭猶裏之有表骨之有皮表裏各異則保障不完皮骨

分離則一體不具

初學記二十一百九十三御

賀瑞應表

伏承祖廟文昭廟魚生于鼎臣聞易中孚彖曰信及豚魚言中和誠信之德下及豚魚則無所不及

載文類聚九十九

諫征蜀疏

太和四年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于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呂霖雨山坡峻滑眾遁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旨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于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呂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日後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旨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魏志王肅傳

陳政本疏

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勤，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呂言，明試呂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呂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呂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呂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竝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呂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遇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呂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魏志王肅傳

請山陽公稱皇配謚疏

曰上脫  
號字

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呂帝號無  
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  
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輒斂之  
制與徒之飾皆同之于王者是故遠近歸仁曰爲盛美且漢總帝  
皇之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  
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呂  
贈終可使稱皇曰配其謚魏志王叢傳

上疏請恤役平刑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呂安靜  
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怠疲民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  
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曰丁夫疲于力作農者離  
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眾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

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尤龍可。自安聖體，其內足。自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奉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畱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自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自此興功，何功不立？自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于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自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自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自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自今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自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

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呂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已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躍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已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已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已惑謬乎斯重于爲已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魏志王朗傳

禘祭議

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已今年四月禘告

王肅議曰。今宜召崩年數案春秋魯昭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  
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  
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卽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  
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祫通典四十九

又奏

趙怡等召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祫祫王肅又奏如鄭玄  
言各于其廟則無召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召粢盛百物豐  
衍備具爲殷之者夫孝子盡心于事親致敬于四時比時具物不  
可目不備無緣儉于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也夫謂殷者因召  
祖宗竝陳昭穆皆列故也設召爲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  
祭于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召  
曾子問唯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祫知祫不合食臣答召爲  
祫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祫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祫自既灌而

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召特禘者，召禘大祭，故欲觀其盛禮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于禮記則召祫爲大，于論語則召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召禘者毀廟之主，皆合于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召爲祫者，各于其廟原其所召。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祫，召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召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召禘爲夏之名。是召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于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于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通典四十九

議祀圓丘方澤宜宮縣樂八佾舞

王者各召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漢武帝東巡封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縣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

蓋謂其器之不文爾、不謂庶物當復滅之也。禮天子宮縣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呂天子制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宋書樂志一通典一百四

七

又議

說者曰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但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翫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矣。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曰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曰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曰致鬼神。曰和邦國。曰諸萬民。曰安賓客。曰說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于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曰厯人心也。又周官鼓師掌教鼓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鼓東夷之樂也。又鞮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次。

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

及燕日加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于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

高皇大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鈞

之舞

宋書樂志一通  
典一百四十七

### 郊廟樂舞議

周官曰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曰致鬼神。曰和邦國。曰諧兆庶。曰安賓客。曰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獨分用之。

不厭人心

隋書音樂志上  
任昉據王肅議

### 告瑞祀天宜曰地配議

禮有事于王父，則曰王母配，不降于四時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垂于地。今奉嘉瑞，曰告而地獨闕。于義未通。曰地配天于義正宜。

通典五十五

祀社議

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通典四十五

祀五郊六宗及厲殃議

厲殃漢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于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召稱仁明也通典四五十五

已遷主諱議

高皇諱明皇帝既祚儒者遷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乃或同名荅曰殷家召甲乙爲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捨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放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爲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至今遂召省中爲稱非能爲元后諱徒召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

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已爲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爲二名諱而  
獻子自已爲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  
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  
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權其孫  
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案漢氏  
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已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  
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  
目上去堦乃不諱諱三祖已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  
自此已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已爲名字其言事不  
諱所謂魏國于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通典一百四

諸王國相宜爲國王服斬縗議  
尚書左丞王冕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已爲宜齊縗或已

爲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本王之丞相案漢景帝時，貶爲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召封。王相則國家使爲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而云相專爲理人，不純臣于王，非其義也。今哭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通，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于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質，不可㠭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于其黨，不得㠭六禮既備，又㠭入室，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質者，亦不得備其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㠭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哭爲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哭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諸侯爲親者服斬，雖有親爲臣則服斬縗也。臣爲其君服之，或曰宜齊縗，不亦遠于禮乎？通典八十八

王侯在喪襲爵議

魏尚書奏。召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案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玄冕朱襄玄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召玄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召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玄冠縗絰服素召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攷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縗麻故爲之素服今康處三年喪在縗絰之中若因喪召命之則無復素服若召尊崇王命則吉服召拜授案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召吉服出應門內召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服故臣召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召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

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卽位而哭卽合于禮又合人情詔從之

通典七

弔陳羣母議

臣有父母之喪許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夫爵

通典八

臘議

季冬大饑有磔雞出土牛日送寒氣卽今之臘除逐疫磔雞葷絞

桃梗之屬

御覽三十三

荅尚書難

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呂曾子問唯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  
祫知祫不合食肅荅曰日爲祫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祫可知  
也

通典四十九

荅劉氏弟子問

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彌本劉氏養于陳氏及其薨劉氏弟子疑所

服。呂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禮矣。爲外祖父母小功。此呂異姓而有服者。豈不呂母之所生。反重于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爲人後者。其婦爲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爲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呂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通典六十九

荅尚書訪

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尚書訪曰。當呂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于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苟夾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呂上。皆稱曾孫。又訪案漢既葬容衣還。儒者呂爲宜如文皇帝故事。呂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後虞祭宜依戶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襄服可隨所存。至于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呂禮。亦爲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呂命服之。

上也。案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召正服不召喪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蔡邕召爲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填衛之禁，而合于如事存之意，可見于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通典七十九

荅武竺訪

尚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召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氏之子達于禮乎？禮父同居服周，則子宜大功也。通典九十一

廣平太守下教問張臻家

正始元年

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口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

加殊異。自慰既往。自勸將來。

魏志管  
鹽傳

與廣陵太守書

昔瓠巴鼓瑟。六馬仰秣。

書鈔一  
百九

孔子家語解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蕭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攷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㠭奪而易之。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㠭見異于人。乃慨然而歎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㠭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㠭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

于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已。  
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  
解。自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蓺談者不知爲誰。  
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  
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五說者曰。  
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堯五經曰：五載一巡狩。  
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于舜云：巡狩  
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蓋可言周。  
臨民，自十二乎？孔子曰：堯自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  
之數，故曰臨民。堯五，此其義也。毛晉重刻北宋本家語

宗廟頌

明德惟馨，昊天子之，眷祐我巍。薄言起之，起之伊何，黎元時雍。子  
之伊何，麻數在躬。於乎盛哉，神明是通。

初學記十三

湛甘露濟濟醴泉或涌于地或降于天天地交泰品類蕃庶祥瑞嘉應其集如雨屢獲豐年穀我士女祖考既饗於惟樂胥初學記十

賀正儀

元正首祚璇機改度伏稱萬壽初學記四

納徵辭

立纏東帛儻皮鴈羊晉書禮志下

家誠

夫酒所召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已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曰辭之敬仲辭君而況于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于

此作所宜深慎

藝文類聚  
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三終

全三國文卷二十三

王

三

全三國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四

賈詡

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靈帝末察孝廉爲郎。召病去。少帝時。召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獻帝初。爲左馮翊。拜尚書。召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宣義將軍。尋棄官依段熲。復依張繡。後與繡俱歸曹公。表爲執金吾。封都亭侯。參司空軍事。徙太中大夫。文帝嗣王位。進太尉。封魏壽鄉侯。卒年七十七。謚曰肅侯。

奏請治王立周忠罪

立司候不明。疑誤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

袁宏後漢獻帝紀初

平四年尚書賈詡奏云云又見續漢五行志六注引同

國淵

全三國文卷二十四

賈詡

淵字子尼，樂安蓋人。師事鄭康成，後避亂遼東還。曹公辟爲司空掾屬，典屯田事，尋爲長史。遷魏郡太守，拜太僕。

敕魏郡功曹

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節閑解年少，欲遣就師。魏志

國淵

邴原

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避黃巾亂，至遼東。曹公辟爲司空掾，徙署丞相徵事，後爲五官將長史。

駁鄭玄皇后敬父母議

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次子子出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㠭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已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

季姜歸于京師，爵已成，稱季姜從禮。子尊不加于父母之明文也。  
如皇后于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  
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卻行  
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寧爲  
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言子事父  
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通典六十七

管鑑

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避亂遼東三十七年，文帝時還就徵，  
爲太中大夫。固辭，明帝及齊王屢徵不出。正始二年卒，年八十  
四，有集三卷。

辭疾上書

臣聞傳說發夢，目感殷宗；呂尚啟兆，目動周文。目通神之才，悟于  
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

體蟬蛻內省煩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

魏志管寧傳  
注引傅子

辭徵命上疏

太和四年二月

草莽臣竊上疏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疴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召禮發遣光寵竚臻優命屢至忙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召謬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召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召禮發遣又特被璽書召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

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賣融而蒙聖封之寵。榮悅駕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責。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冒塞元責。望慕閭闈。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墳于衢路。魏志管甯傳

辭辟別駕文

州民管誕燕雀之賤。栖朝桐之華。夫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顯化之鷹揚。宜得英儒。非誕疑當作州民。所可私者。

書鈔七十三引兩條又通典三十二

引管寧集案魏志本傳不言  
辟別駕當是在遼東時事耳

荅桓範書

乾道輔誠。誕膺嘉祚。膺受多福。爲國蕃維。雖分陕之任。未足比盛。遠近隆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竄海濱。于裔歷載。風綱不紀。暨蒙國恩。還踐舊土。簿佐多難。恆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偕。泛愛遇隆。遠辱綸墨。降尊誘卑。訓喻過泰。見得思義。抱呂蹠。不勝來

顧裁因答辱

藝文類聚三十七

桓階

階字伯緒

孫夫人碑作伯序

長沙臨湘人爲郡功曹太守孫堅舉孝廉

除尚書郎。呂父喪去，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曹公平荊州，辟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遷尚書。文帝卽王位，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及受禪，徙封安樂鄉侯。拜太常，卒，謚曰貞侯。

奏請追崇始祖

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期撥亂，啟魏大業，然禩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可表功崇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曰爲太尉公侯，誕育聖哲，曰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德之號莫過于大王。通典七十二

奏請具受禪禮儀

漢氏曰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曰聖明之德麻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奏議受禪禮儀

昔堯舜禪于文祖至漢氏曰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卽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覩天命營中促狹可于平敞之處設壇場奉幣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奏請受禪舊文類聚題  
作勸進表

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目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贓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目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㠭守節

爲貴必道信于神靈符合于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爲皇天所子而復稽滯于辭讓低徊于大號非所呂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自死請輒赦有司修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于足尚書桓階等奏又略見藝文類聚十三

又奏

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自爲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呂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歌謡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卽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羣卿具

條禮儀別奏規志注

同上

奏改服色犧牲

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呂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呂從天命而告朔犧牲一皆不改非所呂明革命之義也宋書

禮志

鍾繇

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獻帝初舉孝廉歷尚書郎陽陵令呂疾去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及遷許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尋呂侍中守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魏國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卽王位復爲大理及受禪改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明帝卽位進封定陵侯遷太傅太和四年卒謚曰成侯

賀捷表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冒無任不獲扈從企仰懸情無有  
寧舍卽日長史逮充宣大令命知征南將軍運田單之奇厲憤怒  
之眾與徐晃同勢并力撲討表裏俱進應期克捷馘滅凶逆賊帥  
關羽已被矢刃傳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禍淫不終厥命奉聞嘉  
喜不自勝望路載笑踊躍逸豫臣不勝欣慶謹拜表因便宜上  
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南  
蕃東武亭侯臣繇上

請許吳主委質表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呂博示逮于卿佐必冀良方出  
于阿是芻蕘之言可擇廊廟況繇始呂疏賤得爲前恩橫所盱睨  
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厚寵臣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戚敢  
不自量竊致愚慮仍日達晨坐呂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

割意不敢獻聞深念天下今爲已平權之委質外震神武度其拳  
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  
信之心亦宜待之已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  
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己

里語曰何呂罰與之奪何呂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  
宜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  
數者有侶于此粗表二事呂爲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  
省若呂在所慮可不須復貞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清化

閩帖二

### 力命表

臣繇言臣力命之用呂無所立帷幄之謀而又愚耄聖恩低徊待  
呂殊禮天下始定帥土欣戴唯有江東當少畱思既與上公同見  
訪問昨謙見復蒙逮及雖緣詔令陳其愚心而臣所懷造膝之事

昔先帝嘗召臣事及臣遣侍中王粲杜襲就問臣臣所懷未盡冀益絲髮乞使尚中與臣議之臣不勝愚款悽愴之情謹表呂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寶晉齊帖

薦關內侯季直表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饑朝不及夕先帝神略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所米豆道路不絕遂使強敵喪膽我眾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尅期成事不差豪髮先帝賞臣封爵授臣刺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爲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勳矜其老困復彼一州俾圖報效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干犯宸嚴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黃初二年八月日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寶晉齊帖

請復肉刑代死刑疏

大魏受命繼踵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  
典之業一㠭貫之是㠭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  
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㠭禁惡恨入死之  
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  
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  
刑先審問于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  
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  
宮刑者自如孝文易㠭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  
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  
蒼除肉刑所殺歲㠭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  
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魏志鍾繇傳又見  
藝文類聚五十四

上書自効

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  
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召其歸罪故加寬  
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願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  
悔共迎畿之官謹案文書臣已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  
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已惠民物又無威刑已檢不恪  
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  
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刑威不攝臣又疾  
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案侍中  
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已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  
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  
淹滯眾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  
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廷稟恭使俞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

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縣威刑閭弱又縣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爲縣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卽劾臣請法車徵詣廷

尉治縣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

部官輒卽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魏志鍾  
蘇傳注

引魏  
略

處士君號謚議

案禮小記曰親親卽三爲五卽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乃唐堯之所卽敦敘于九族也其禮上殺于五非不孝敬于祖也下殺于五非不慈愛于其孫也旁殺于五非不篤友于昆弟也故爲族屬卽禮殺之處士君其數在六于屬已盡其廟當毀其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櫛

風沐雨勸勞天下爲非功也。推呂人情普天率土不襲此議處士君明神不安此禮今諸博士已禮斷之其義可從通典七十二

謝曹公書

屬賜甘酪及櫻桃

御覽八百五十  
八引魏武帝集

報太子書

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呂爲執事有珍此者是呂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紓意實呂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魏志鍾繇傳  
注引魏略

又報書

臣出宮屬賜甘酪及櫻桃惠厚意綢繆非言所申

御覽九百  
六十九

荅太子書

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斌媚魏志鍾繇傳  
注引魏略

與人書

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苟君雖少，然當呂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鷺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鷺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呂復加也。魏志朱建平傳

詰毛玠對狀

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穀。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呂寬良民之命。二、呂宥并罪之辜。此何呂負于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恆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呂爲旱，玠之吐言，呂爲寬邪？百爲急也，急當陰霖，何呂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呂來，積三十年歸咎。

黥面爲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㠭應天玠譏謗之言流于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㠭語誰見答云何㠭何日月于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㠭狀對魏志毛玠傳

雜帖

繇白昨疏還示知憂虞復深遂積疾苦何乃爾耶蓋張樂于洞庭之野鳥值而高翔魚聞而深潛豈絲磬之響雲英之奏非耶此所愛有殊所樂乃異君能審已而恕物則常無所結滯矣鍾繇白清化

二  
閻帖

白騎遂內書不俟車駕計吳人權道情懷急切當㠭時月待取伏菲之言蓋不㠭疑相府小緣心存若八九同上

弟常患羸頓遇寒進口物多少新婦動止仰人同上

十二日縣白，雪寒，想勝常得張侯書，賢從帷帳之悼甚哀傷，不可言疾患，自宜量力不復具縣白。同上

墓田丙舍，欲使一孫于城西，一孫于都尉府，此縣家之嫡正之良者也。兄弟共哀異之，哀懷傷切，都尉文從自取禍痛，賢兄茲篤情無有已。一門同恤，助昌悽愴，如何如何。

案清化誤收長風帖  
今編入王羲之集四

隸書勢

鳥勢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煩文，崇此簡易，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學初記二十一引鍾氏隸書勢三條

鍾毓

毓字稚叔，縣長子，年十四爲散騎侍郎，太和初遷黃門侍郎，正始中爲散騎常侍，召忤曹爽出爲魏郡太守，爽誅，徵拜御史中丞，歷侍中、廷尉。正元中爲尚書，尋拜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

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遷都督荊州景元四年卒贈車騎將軍  
謚曰惠侯有集五卷

果然賦

果然侶猴象猿黑頰青身肉非嘉殼唯皮爲珍

魏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七百十

諫西征疏

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  
鎮守中土。呂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于關  
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

魏志傳

奏誅李豐等

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

魏志夏侯玄傳

與曹爽書止增兵伐蜀

竊呂爲廟勝之策不臨矢后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呂干戚可呂

服有出退舍足自納原寇不必縱吳漢于江關騁韓信于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

魏志 魏書傳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四終

全二國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

魏二十五

鍾會

會字士季，孫少子。正始中爲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卽位，賜爵關內侯，拜衛將軍，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卽從平毋丘倫功，遷太僕，辭不受。卽討諸葛誕功，遷司隸校尉。景元中，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卽定蜀功，進司徒，封縣侯。尋謀據蜀，爲亂兵所殺。有老子注一卷，芻蕘論五卷，集十卷，遺榮賦。

散髮抽簪永絕一壑

文選沈約樂府苑錢呂僧珍詩注又張協詠史詩注作永絕一丘又張華答何勸詩注

懷士賦

記遠念于興波

文選江淹雜體詩注

菊花賦

何秋菊之可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挺歲蕤于蒼春兮，表壯觀乎金商。延蔓蕪鬱，緣坂被岡。縹幹綠葉，青柯紅芳。華實離離，暉藻煌煌。口口規圓，芳穎四張。微風扇動，照曜垂光。于是季秋九月，日數將半。頤陽應節，爰鍾福靈。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彫瘁，芳菊始榮。紛葩暭暭，或黃或青。乃有毛嬌西施，荆姬秦嬴，妍姿妖豔，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宣皓腕而露形。仰撫雲髻，俯弄芳榮。載文類聚八十一書

銘一百五十五初學記一  
十七御覽九百九十六

掇已纖手，承已輕巾。採已玉英，納已朱唇。服之者長生，食之者通神。初學記二十七

故夫菊有五美焉：圓花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載文類聚八十一書

葡萄賦并序

余植葡萄于堂前，嘉而賦之。

命荀勗并作。  
御覽九百七十二

美乾道之廣覆兮，佳陽澤之至濟。覽遐方之殊偉兮，無斯果之獨珍。託靈根于玄圃，植昆山之高壤。綠葉蓊鬱，曖若重陰。翳羲和秀房，陸離混若紫英。乘素波仰承甘液之靈露，下歛豐潤于醴泉。總眾和之淑美，體至氣于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儔。清濁外暢，甘旨內道。滋澤膏潤入口散流。  
藝文類聚八十七

孔雀賦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稟麗精曰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旄曰表弁，垂綠韞之森纏。裁修尾之翹翹，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踟躕，鳴嘯郁歌。九十一  
藝文類聚

蜀平上言

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  
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  
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  
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  
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眾方軌而西臣敕咸闔等令分兵據勢  
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  
集首尾竝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  
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  
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威業全  
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  
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譖殊俗向化無思  
不服師不踰時兵不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  
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日移

其風示之軌儀已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已

過魏志傳會傳

與吳主書

執笏之心載在名策

文選袁宏三國名臣贊注

與蔣斌書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五氣類也柔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

蜀志蔣琬傳

與姜維書

公侯曰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暘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

蜀志姜維傳

移蜀將吏士民檄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于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

武聖哲機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已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變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已命授六師獎行天罰征西雍州領西諸軍五道竝進古之行軍已仁爲本已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庶弘文告之訓已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已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已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蹠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

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已禦天下之師，段

谷侯和沮傷之氣難已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

瘁，難已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牴見禽于秦。劉相  
選作蜀侯。案史記索隱言蜀王開今此作相壯者戰國策使陳

莊相蜀莊與莊泥近疑棘莊相蜀遂據蜀後見禽于秦也史記及  
華陽國志皆不言末知其據

公孫述授首于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

所備聞也。明者見危于無形，智者窺禍于未萌，是已微子去商，長

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于漢，豈晏安酇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

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

壹舉眾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

還爲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

等窮跋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

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

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

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魏志  
鍾會

傳文選  
見

太極東堂夏少康漢高祖論

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顥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顥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集夏眾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傑芟夷秦項包舉萬物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攷其功德誰宜爲先顥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已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

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啟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

之功異耳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曰身

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禹之績御覽作復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

專任智力已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

人君則因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

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

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旣畢顓亮等議曰三代建

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已德難屈已力逮至戰

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已力爭少康布德仁

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儔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

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于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

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  
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謀慝不德于民澆狡無  
親外內棄之㠯此有國蓋有所因至于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  
士㠯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  
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  
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  
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  
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于漢祖哉但夏書  
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  
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于此  
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于是羣臣咸悅服  
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㠯自古及今議  
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旣垂心遠鑒攷詳古昔又

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于千載之上宜錄已成篇永垂于後  
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于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  
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于是侍郎鍾會退論次

馬

魏志高貴鄉公紀注引魏氏春秋又見載文類聚十二御覽八十二四百四十五

論程盛

丹霄之鳳青冥之龍

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鍾會集

母夫人張氏傳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  
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庶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  
稱述貴妾孫氏攝嫋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  
有智巧言足口飾非文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姪娠愈更嫉妒乃置  
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嗔叱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  
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已爲鑒誠假如公信我眾誰能明其

事彼已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  
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已得男之藥反謂毒之  
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于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  
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  
自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  
氏夫人性矜嚴明于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  
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  
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人太學問四方  
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已漸訓  
汝今可已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  
說鳴鶴在陰勢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  
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已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  
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

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羽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眾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代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曰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呂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

亦其次雖接鄙賤必已言信取與之間分盡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已致高大若已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小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已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姻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于是稱成侯命婦賓葬之事有取于古制禮也魏志鍾會傳注此篇張溥誤分爲二又略見御覽二百二十又六百

三十

四本論

世說文學篇注云論才性同異合離傳服論同李陵論吳鍾會論合王廣論雜

芻蕘論

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庫盈倉廩

寶非上天所降皆取

御覽

之于民民困則國虛矣

初學記一百四十四  
御覽一百九十一

吳之鼂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鳥獸

文選魏都賦注

螢光增曜于日月

白孔六帖  
九十五

賢者之處世猶金玉之生于沙礫豫章之產乎幽谷下不之進于上則無由而至矣

御覽四  
百二

凡人之結交誠宜盛不忘衰達不棄窮不疑惑于謠搆不信受于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發于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呂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

御覽四  
百六

夫莠生侶禾鎔石像金

御覽八  
百十三

焚林成烟其侶如雲

御覽八百十一

孫邕

邕濟南人。光和中，從方士王和平至京師，後爲侍郎。黃初中，爲渤海太守。見孫夫人碑。又鮑勛傳。黃初六年，帝從譚春還。景初年，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別。又嘗爲陳留太守。景初初，代盧毓爲侍中。正始中，復代盧毓爲吏部尚書。尋加光祿大夫，領太史令，封關內侯。

上言合朔有違錯

光祿大夫領太史令邕言：典麻者案麻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通典七十八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太史奏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主者奏宣教有司爲教日鍾備既時過而不便大將軍司馬昭推史官不驗之竇空設合朔之期。呂后上下光祿大夫領太史令邕言云云重問典麻。劉琨等對鄭小祠議乃止。

王凌

凌字彥雲，太原祁人。司徒允兄子。獻帝時舉孝廉，爲發干長，遷中山太守。曹公辟爲丞相掾。文帝受禪，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

刺史封宜城侯。加建武將軍，歷青揚豫三州刺史。正始中爲征東將軍，進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代高柔爲司空，又代蔣濟爲太尉假節。嘉平三年謀廢立司馬懿討之，送還京師，至項飲藥死。

與太傅司馬宣王書

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于相見。身首分離，不曰爲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已譬。昨遺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發于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㠯。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孤愚，攜惑羣小之言。僕卽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旣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

母活我者子也。

魏志王凌傳  
注引魏略

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

上同

王廣

廣字公淵凌子爲屯騎校尉

見世說學篇注

凌誅并死

案世說賢媛篇注引魏氏

春秋及魏志甚詳別有王廣

晉初爲并州刺史見晉書載紀劉宣傳非鄭此

子貢畫贊

口口端木英辨才清吐口敷華發音揚馨

錄覽四百六十四

董昭

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舉孝廉除廩陶長柏人令袁紹召爲參軍事進魏郡太守尋入朝拜議郎建安中除符節令遷河南尹又爲冀州牧徙徐州牧又徙魏郡太守拜諫議大夫封于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文帝卽王位拜將作大匠及受禪遷大鴻

臚進封右鄉侯。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徙光祿大夫給事中。拜太僕。明帝卽位。進爵樂平侯。轉衛尉。拜司徒。卒年八十一。謚曰定侯。

上明帝表

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已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魏志

張魯傳注引  
魏名臣奏  
蓋郎

諫屯渚中作浮橋疏

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  
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  
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  
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  
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惑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已爲憂豈不  
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城尚當自完柰何  
乘危不已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

魏志董昭傳

陳末流之弊疏

太和六年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土深疾虛偽不眞之人者已  
其毀敎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  
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已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  
執法之吏皆畏其威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  
年少不復已學問爲本專更已交游爲業國士不已孝悌清修爲

首乃已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已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呂薦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已加也

魏志董昭傳

作曹公書與楊奉

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興佐之功超世無驟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呂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質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已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

魏志董昭傳

與袁春卿書

蓋聞孝者不背親。已要利。仁者不忘君。已徇私。志士不探亂。已徼幸。智者不詭道。已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炎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曾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已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已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已言忠。忠孝並替。難已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跋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畱計。早決良圖。

魏志董昭傳袁紹同族君卿爲魏郡太守在都城中其父元侵在揚州太祖遣

人迎之昭

書與春卿

### 讓丞相進爵九錫與荀彧書

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閭宇末世田單驅彊齊之眾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于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泰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竝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魏志董昭傳注引獻帝春秋

### 僞作袁紹檄告郡

得賊羅侯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爲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

魏志董昭傳

### 趙儼

董昭趙儼

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建安初，爲朗陵長。入爲司空掾屬主簿。歷章陵太守、都督護軍、扶風太守、典農中郎將。賜爵關內侯。尋封宜士亭侯。遷尚書。明帝時，進封都鄉侯。出監荆豫諸軍，轉大司馬軍師。拜大司農。齊王時，假節都督雍涼徵爲驃騎將軍。遷司空。正始四年卒。謚曰穆侯。

薦胡昭

天眞高絜，老而彌篤。立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魏志管寧傳：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荀顥、黃休、郭象、散騎常侍荀顥、鐘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胡昭。

與荀彧書

今陽安郡當送絲綢，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竝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蔽之于民，召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

縣絹皆俾還之

魏志趙偏傳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五終

全三國文卷二十五

趙儀

七

全三國文卷二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

二十六

邯鄲滄

滄字子叔，一名竺，潁川人。初平中，客荊州。後歸曹公。黃初初，爲博士給事中，有集二卷。

投壺賦

古者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呂正班爵，講禮獻功。于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升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機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于飲，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亮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脰，飾以金銀，文以雕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豎本纖未，調動且直，執筭奉中，司射是職。曾孫族氏，與之平首得。

然後觀夫投者之閑習察妙巧之所極駱驛聯翩案此句有四字一句爰爰

免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織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

效既入躍出荏苒偃仰案此句有誤字儻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

議于此命中于彼動之如志靡有違盪譬諸爲政羣職罔弛也左

右畢投效奇數鈞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

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翬亦猶是類也若

乃撮矢作驕累援聯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

之手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稠雖就置猶弗然矧迥絕之所投惟茲

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儀調心術于混冥適容體于便安紛縱奇

于施舍顯必中已微觀悅舉坐之耳目樂眾心而不倦瓊瑩百鑾

惡可窮讚

藝文類聚  
七十四

上受命述表

臣聞雅頌作于盛德典謨興于茂功德盛功成傳序弗忘是故竹

弔已載之金石。已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已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已已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已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錄乎。煥顯真神明之所，已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歎于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藁，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

藝文類聚十

受命述

伊上天闡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繇同。于是已漢歷在魏，赤連歸黃，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內，萬邦有截。師義翼漢，奉禮不越，飾躬戮力，茂亮弘烈。樹深根已，厚基播醇澤已，醸味含光而弗耀，戢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

勤當作  
勒

光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宜釐四靈順方元龜介玉應龍粹黃  
若云魏德據茲昌嗣乃鳴玉陟壇三摺昌俟既受休命龍旋鳳  
峙煌煌厥暉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旣踐帝位納聖要紋  
太常司燎升炮告類珪璋巍巍髦士棣棣蹠蹠聖躬御策昌蒼巍  
巍乎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者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  
咸和日月光精氣祲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場之位舉目平廣庭  
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聲屢省萬機訪謀老成治詠儒墨納  
策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諧萬國敘彝倫而折不若懷遠  
人混六合之風納于仁壽之門刑錯靡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勤功  
岱嶽升中上玄斯因我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

勒文類聚十

漢鴻臚陳紀碑勒文類聚作鍾紀誤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唐亦昌命禹  
其後嫡滿當周武王時祚土于陳君其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

受嵩嶽之精粹、內苞九德、外兼百行、川深淪于不測、膽智應于無方、弘裕足昌容眾、矜嚴足昌正已。然後研幾道執、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悉該其善也。亹亹焉其誘人也、是昌令聞廣譽塞于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略舉其著于人事者焉。顯考昌茂行崇冠先儕、季弟亦昌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竝遭黨錮、俱處于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昌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平哀、崩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威容彌甚、聞名心豐、言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喻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敕百城、圖畫形象于今、遺稱越在民口、既處隱約、濟躬味道、足不踰闕、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罔蠲除、四府竝辟、弓旌交至、雖崇其禮命、莫敢屈用。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爲舉首、公車

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制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輿竝戒君冒犯鋒矢勤恤民隱馳之曰禮教示之已知恥視事未幾士女向方會刺史敗于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已致死乃辭而去之于是故老隨慕攀轍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于邳鄧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自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姦謀使不得成國用乂安君之力也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已熙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茲海內所爲嗟悼凡百所召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郡鄉曰下臨喪會葬有子曰羣追惟蓼莪罔極之恩乃與邦彥頤

老否所曰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于後其辭曰  
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允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  
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事親雖處畎畝天子屢聞乃階  
郎將陪帝作鄰平原寇深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諭  
國惠我無垠復命喉舌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嫻茲一人如何穹蒼  
不授遐年渺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惄朝誰與詢贊贊小子號  
泣于旻勒銘表德久而彌新古文苑又略見魏文類聚四十九

孝女曹娥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禱末胄荒沈爰來適  
居盱能撫節案歌婆娑樂神曰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  
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  
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曰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  
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

伊惟孝女，睢睢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治之陽。待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沈乍浮，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還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流淚掩漱。驚動國都，是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剋面引鏡，勞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儕。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亂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丘墓起墳。光于后土，顯照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雕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彷彿，召昭後昆。古文  
董

陳羣

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大鴻臚紀子，蜀先主爲豫州牧，辟爲別

駕後舉秀才除柘令不行司空曹公辟爲西曹掾除蕭贊長平  
令父喪去官後已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  
事魏國建遷御史中丞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文帝卽王位  
封昌武亭侯徙尚書及受禪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  
封潁鄉侯領中領軍又爲鎮東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明  
帝卽位進封潁陰侯代王朗爲司空青龍四年卒謚曰靖侯有  
集五卷

明帝莊政上疏

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曷御于家邦  
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  
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  
治唯有己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  
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

端則眞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已絕其源流

魏志陳羣傳

諫諡皇女淑平原公主疏

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已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贏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殯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已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已避衰或言欲于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目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賦地聞之已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山吉土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

命非徒其家已竊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  
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

魏志陳羣傳

諫營治宮室疏

清龍三年三月

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  
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  
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  
已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已應敵肯劉備  
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入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  
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

魏志陳羣傳

又疏諫營治宮室

清龍三年三月

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已蕭何建武庫太  
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  
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

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畱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魏志陳羣傳

諫追封太后父母

陛下已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魏志下后傳

薦管寧

臣聞王者顯善已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已激懲貞正足已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徵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卽授司農若加備禮

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魏志篇  
蓋傳注

引傳

奏請魏王受禪

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于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麻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呂桓靈之間諸明圖緝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已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已爲虞夏不已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

魏志武帝紀注引魏略  
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

奏定麻

麻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已四分麻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正麻明時韓翊首建黃初猶恐不審故已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校麻三年更相是非合本卽末爭

長短而疑尺丈竟無時而決案三公議皆綜盡典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合于事宜

晉書律歷志中宋書

麻志

復肉刑議

臣父紀已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已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已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已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已相質矣今已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

魏志陳  
韋傳

追尊始祖太王爲高皇議

太和三年六月

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爲王是時周天子呂王爲號追尊卽同故謂不呂卑臨尊也魏曰皇帝爲號令追號皇曾祖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爲王乃曰呂卑臨尊也故漢祖尊其父爲上皇自是曰後諸侯爲帝者皆尊其父爲皇也大長秋特進君宜號高皇載主宜曰金根車可遣大鴻臚持節乘大使車從驕騎奉印綬卽鄼廟曰太牢告祠通典七十二

諸王國相不應爲國王服斬縗議

諸王相國不應爲國王服斬縗古今異制損益不同古者諸侯專國子人至漢初患諸王子強暴奪之權食租而已乃選賢能代王居國相王爲善否則彈糾國家置王呂下之吏非陪臣之謂也禮記雖有與諸侯爲親服斬者蓋謂異于國臣與有親于王斬耳雖陪臣不親猶不爲服豈專帝臣而爲蕃王服斬未有實不爲臣而

名稱臣若欲假虛名以優王者欲崇君臣而服納其罪名實既借君臣義乖遺禮失教難曰爲典近防輔小吏尚不稱臣況剖符帝臣而稱臣妾于藩王若使正名爲王臣則尚書當稱陪臣則王正臣不可不服則不宜還糾王罪若不稱陪臣俱言臣者此爲王與天子同臣也

通典八十八

與諸葛亮書問劉巴消息

劉君子初

蜀志劉巴傳

汝穎人物論

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竝無對

魏志荀或傳注引荀氏家傳

田豫

豫字國讓潁陽雍奴人少事劉先主去從公孫瓚守東州令曹公召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歷弋陽南陽二郡太守文帝初遷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明帝時轉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

尋召本官督青州諸軍事。齊王時，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卒年八十一。

荅司馬宣王書

年過八十而已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魏志田豫傳

孫炎

炎字叔然，樂安人。受學鄭康成之門。徵爲祕書監。不就有禮記注三十卷，爾雅注三卷。

荅或問

或問長吏遷在傳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誰當輕重。孫叔然荅曰：古者諸侯召國爲家，衛出其君于襄牛，不書出奔。召已出境也。衛侯奔死烏，傳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雖出傳舍，固當召

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斬衰弔。既葬除之。通典十九

董遇

遇字季直。弘農人。建安初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後轉冗散。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歷侍中大司農。有周易注十卷。春秋左氏傳章句三十卷。老子訓注二卷。

祖臘議

土行之君故宜昌未祖。昌丑臘爲得盛終之節。不可昌戌祖辰臘

也。初學記圓臘十三引魏名臣奏大司農董遇議云云又見御覽三十三

韓暨

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劉表辟除宜城長。曹公平荊州辟丞相士曹屬。遷樂陵太守。黃初初封宜城亭侯。尋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青龍中爲太中大夫。景初二年遜位加司徒。卒謚曰恭。

臨終上疏

生有益于民死猶不害于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  
聖德。召廣益黎庶寢疾彌畱奄卽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  
乞不令洛陽士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

冒昧聞惟蒙哀許

魏志韓暨傳注引楚國先賢傳

奏外祖母無服

天子降周爲外祖母無服

通典八十一太和六年明帝有外祖母之喪太常韓暨奏

臨終遺言

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

魏志韓暨傳注引楚國先賢傳

司馬芝

芝字子華河南溫人避亂荊州曹公召爲管長歷濟南主簿遷廣平令又遷大理正歷甘陵沛陽平太守黃初中入爲河南尹

明帝卽位封關內侯拜大司農

攷竟曹洪乳母等事無潤神上疏

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臣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臣垂宿酉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

已冒犯常科輒敕縣攷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

魏志司馬芝傳

奏請崇本抑末

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百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于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

然于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自正月耕種，耘條桑，耕煥種麥，穀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修理梁垣塗室屋，已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畱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已爲不宜復召商事雜亂專召農桑爲務。

于國計爲便

魏志司馬芝傳

議盜官練事

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曠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已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召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

魏志司馬芝傳  
遷大理正有監官練置都廟上者吏疑女工收

官練置都廟上者吏疑女工收  
古什獄芝曰云云太祖從其議

與羣下敘

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

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于上吏禍于下此政事所當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

魏志司馬芝傳

門幹盜簪辭不符下教

凡物有相佑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平其寢勿問

魏志司馬芝傳

與劉綽書

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眾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

魏志司馬芝傳

荅劉綽問

河南尹丞劉綽問曰士孫德祖已樂陵太守被書遷陳留已受印綬發邇迎吏雖未至左右已達未入境而亡不知樂陵送故吏當持重乎陳留迎吏當持重乎河南尹司馬芝荅曰德祖見陳留太守故樂陵守耳樂陵吏已舊君服復何疑也

通典九

劉綽難云雖去樂陵其義未絕陳留雖迎其恩未加而服重恩未絕而服輕乎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謂樂陵宜三年矣芝荅德祖已受帝命君名已定乃欲已成名之君比未成之婦何邪同上

綽又難陳畱之吏既未相見而使三年是責非時之恩禮云仕而未有祿違而君薨弗爲之服明服臣恩不曰名也同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六終